

公子衍 / 著

乔恋凉川，一段迟到的
时光里最恋恋不忘的风景。

乔小姐，
我是你的沈先生

非虚构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公子衍
著
下

乔小姐，
我是你的沈先生





第十一章 也许这就是进退无路

沈凉川本以为做完这种事郁闷会缓解，却没想到当看到她如死鱼般躺在床上时，胸口发闷得厉害，这才说出了那句伤害她的话，可是她刚刚说什么？他心中的滔天愤怒瞬间被抽空，像被雷击了一样惊呆在原地，脑中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她知道了，误以为自己一直在骗她，所以才会想方设法离开。

看着面前的乔恋，身体剧烈颤抖着，脸上写满了愤怒与狠绝，他莫名心中一慌，嘴巴张了张，想要解释，却发现自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然后就看到她捂住嘴巴哭了起来。他伸出手想要安抚她，可刚碰到她的肩膀，她的身体便猛地一颤，用充满了惊恐的眼神盯着他：“不要碰我！沈凉川，我是低贱，我是你花钱买来的孕母，我没资格跟你提条件，可是我有自己的尊严。”

“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。”

“跟你做那种事让我感觉很恶心。”

“沈凉川，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放过我？”

她一连说了一大堆话，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狠狠击打在他的心上，他要怎么告诉她，他不想让她生孩子的真实理由？犹豫了很久，他才吐出一句话：

“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”

乔恋嗤笑一声，扭过头不再看他。房间里一时间安静下来，弥漫着一种

诡异的气氛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脚步声响起，她回头看到他穿上衣服走了出去。房门关上的一瞬间，委屈的泪水又涌出眼眶，乔恋伸手用力擦了擦。本以为自己会睡不着，可昨天一整晚没睡，再加上刚刚激烈的运动，她身体的每个细胞都疲惫到了极致，没过一会儿，她的眼皮就沉重得睁不开，睡了过去。

乔恋再次醒过来，只觉头脑发晕，四肢无力。洗漱后，无精打采地走下楼，客厅的座机就响了起来，保姆接听后看向她：“太太，找您的。”

乔恋疑惑地走过去：“喂？”

“嫂子，是我是我！”对面传来了范杰欣喜的声音，“我今天会去报社接受你的专访，你看我几点过去比较好？”

乔恋目光一沉，旋即唇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，他特意打了电话算是对昨晚的报酬？她深呼吸了一口气，难免迁怒于范杰：“哪里敢劳烦范天王到我们小小的报社来。”

范杰立马赔礼：“啊，不劳烦！嫂子，你说话别这么阴阳怪气的，我觉得疼得慌。”乔恋冷笑一声，还想要说什么，对方直接道：“嫂子，我十点去报社，拜拜！”说完，像是怕她拒绝似的急忙挂断了电话。

这时，乔恋听到乔易在叫她：“姐……”

乔恋立马收起情绪，笑道：“吃过早饭了吗？”

“吃过了。”乔易道，“姐夫说公司有点急事，他先上班去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乔恋莫名松了口气。乔易又道：“姐夫还说，我不不用着急去医院，先在家里住几天。”

乔恋一愣，以前将他一个人扔在医院，她其实心里很不安，能和她住在这里自然更好，欣喜过后她却不解，沈凉川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

吃完早餐乔恋准备去上班，虽然仍有点头重脚轻，可范杰今天会去报社，她不好不在。

乔易送她出门，满脸担忧：“姐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今天不能休息吗？”

乔恋摆手：“没事儿。”

乔恋刚走进报社，原本正聊得热闹的同事瞬间安静下来，全都扭头干自己的工作，没人敢跟她打招呼。乔恋正疑惑，施念姚跑了过来：“恋恋主编，你可来了。”因为都是年轻人，施念姚比乔恋只小了两岁，所以称呼很亲切。

乔恋皱眉：“怎么了？”

施念姚立马对着总编办公室撇了撇嘴：“你昨天是不是挂总编电话了？总编再给你打就怎么也打不通了，他气得在办公室里发了一天的火，等会儿你要小心点。”

乔恋一脸无畏，如果没有范杰的专访，她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，可现在不一样。她实在是不舒服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转身正打算往自己的办公室走，得到消息的刘志兴急匆匆走了过来，啪一下将手里的文件扔在了乔恋的脚前：“乔恋，你可真是能耐了啊，竟然敢挂我电话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，还有没有尊卑观念了？我是你上司！”震耳欲聋的声音让乔恋脑袋里嗡嗡作响，说完这些话，刘志兴眼神阴狠地说道，“乔恋，我命令你马上收拾东西，滚！告诉你，你这个主编做到头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范杰的声音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众人齐刷刷看过去，就见他站在门口，不解地眨了眨眼睛。

刘志兴却像是见鬼般瞪大了眼睛，张春华更是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，连施念姚都惊呆了。

范杰又道：“我来得不是时候？要不等你们吵完了，我再进来？”

刘志兴急忙向前：“范先生，您来了！”

范杰羞涩地道：“对不起啊，昨天突然有点急事，所以行程作了调整，我今天不请自来，你们会不会没时间？”

“怎么会，绝对有时间。”刘志兴回头，刚刚还对乔恋怒目而视，此时已经变得和颜悦色：“小恋，快带范先生去会议室。”

乔恋拿着录音笔问：“范先生，请问您介意我将我们的对话录下来吗？”

范杰挠了挠头：“嫂子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啊？”

乔恋垂眸：“没有。”她没有生气，只是失望，她明白范杰身不由己，但更明白范杰只是沈凉川的朋友，不是她乔恋的，所以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为好。

“嫂子，我……”

“范先生，我们可以开始采访了吗？”

范杰欲言又止，最后蔫蔫地垂下了头：“好。”

采访结束，乔恋跟他握手：“感谢您的配合。”态度疏离间透着客气。

范杰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：“不客气。”

乔恋送他下楼离开，然后回到办公室，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采访稿上。

晚上六点，报社的人都下班了，乔恋关上电脑却不想走，但是不想看到沈凉川，家里还有乔易在等着她。

她下楼后正打算拦辆出租车，一辆低调的汽车缓缓驶到她的旁边，她微微一愣，随即副驾驶座的车门被推开，沈凉川坐在驾驶座上看着她。乔恋站在原地不想上车，他就固执地与她无声对峙，好像她不上去他就不离开。

车门开着，路人许是察觉到这边的异样，都好奇地看了过来，沈凉川却没有戴墨镜和口罩，乔恋咬了咬牙，到底还是上了车。

关上车门，沈凉川面无表情地递给她一份文件，在看到文件名时，乔恋眼睛一缩，那是一份需要签字的治疗计划书，沈凉川找了几个专家要帮助乔易做康复训练。

乔恋一直想要把弟弟的腿治好，所以对这方面的医疗专家非常了解，这份计划书里提到的都是一号难挂的人物。乔恋握着文件的手指不自觉地用力，心里产生了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感。避孕药的事情出了以后，他一句解释都没有，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善意，这是在弥补吗？同时她意识到沈凉川不会放她离开。她垂下眸，遮住眸中的苦涩，拿起笔在上面签了字递给沈凉川。

车内的气氛非常冷，沈凉川接过文件，嘴巴张了张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在书房想了很久怎么跟她说，说他是子川，开始是为了报复她不想让她生孩子，后来仍不想让她怀孕，是因为他担心他们感情不到位，她生了孩子会离开？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她的冷漠，只想做些事情让她开心。

沈凉川将文件放在一边发动了车子，无论怎样他都不会放手，现在她恨他讨厌他，时间长了，这份怨念总会散去，就像八年前他那么恨她，现在还不是打算放下了，过去的终将会过去，前方的路才是最重要的。

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，乔恋才发现这不是回家的路，但她抿了抿嘴唇没有说话。

沈凉川察觉到她的动作，目光一暗，她这是连话都不想多说了吗？这个念头让他心里发堵，却也终于找到了话题，打破了车内的安静：“我们去见一见尸长。”

去见苏彭浩？乔恋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还是不想放过他？”

沈凉川点头：“我发现他玩什么角色都很容易上手，这在小组比赛中非常重要，可以弥补其他队友的不足。”

“可是不乐意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就被沈凉川语气坚定地打断：“他会同意。”

京郊的一家娱乐会所中，沈凉川和乔恋坐在包间里，距约好的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，苏彭浩还没来。

刚刚沈凉川的胸有成竹让乔恋产生了抗拒心理，她没本事可以随便被他欺负，他就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要听他的了？于是，她等着看沈凉川的笑话。

已经过了四十分钟，苏彭浩还没来，他却像是一点也不着急，还给她倒了一杯茶。乔恋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干脆拿起手机刷娱乐新闻。

距离约定的时间过了一个小时，沈凉川忽然站起来往外走，乔恋以为他是放弃了，却没想到他并未离开，而是在门口观察了一下，走到对面的包间前敲了敲门。

包间门没打开，沈凉川也不着急，只道：“我知道你在里面。”一句话落音，包间门咔的一声打开。

乔恋看过去，见苏彭浩竟然站在里面。她诧异地瞪大了眼睛，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包间，忍不住道：“我们订的包间在这里，苏先生是不是走错了？”

苏彭浩鄙视了她一眼，然后抱着胳膊看向沈凉川：“原来是沈影帝想要成立电竞队。”

沈凉川点头，面上是胸有成竹的从容：“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”

怎么可能没兴趣！乔恋算是看明白了，苏彭浩上次没答应她，是嫌弃她不是幕后大老板，他这是在给自己抬身价呢！

乔恋正想着，果然就听苏彭浩道：“要我加入可以，我有个条件，不参加培训，而且比赛的时候，所有队员都要听我的，你给钱，但是你不能干预我们的任何训练和比赛。”

乔恋瞪大了眼睛，不干预不培训，要她这个教练干什么？这个尸长也太嚣张了。

苏彭浩接着道：“我不觉得谁有资格做我的教练，除了当年Lot里的子川和小乔，我自认不比任何人差。”

乔恋微微一愣，这个尸长原来不是不跟她谈，而是想要自己当家做主。他打游戏的确不错，沈凉川的电竞队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，所以，沈凉川会在她和他之间怎么选择？

她皱着眉头，就听到沈凉川声音沉稳有力地说道：“很抱歉，不可以。”

苏彭浩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回答，不禁一愣。沈凉川却侧头看了乔恋一眼：“你回包间等我。”乔恋很不想回去，但又无法抗拒。

苏彭浩挑了挑眉，就听沈凉川道：“我们打一个赌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包间里传来苏彭浩的惨叫声：“你这太变态了吧，残血对我全血，而且，凭什么你等级比我高？”

沈凉川淡淡道：“可愿赌服输？”

苏彭浩立马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合约拿来我签字。”

拿到苏彭浩签字的合约，沈凉川站起来往外走，也不跟他客套，只公事公办地交代：“明天下午三点，所有队员在别墅集合，希望你不要再迟到。”

乔恋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沈凉川喊她离开的时候，苏彭浩已经变得非常谦卑，脸上挂着笑意，看沈凉川的眼睛都冒着光，如果不是知道沈凉川不是gay（同性恋），她都会以为刚刚沈凉川是以色相诱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她满心好奇地想要问问包间里发生了什么，却在看到他淡漠的脸色后将话咽了回去，扭头看着车窗外，不再看他。

两个人回到家时，乔易正在客厅里等他们，乔恋不想让弟弟担心，露出笑脸，对沈凉川也很和气。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，然后互道晚安，乔恋和沈凉川回到主卧后，她脸上的温和瞬间消失，只想着今晚怎么睡。昨晚他们已经撕破了脸，现在便尴尬了，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，她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沈凉川躺在沙发上像是睡着了，她什么都没说，上床睡觉。

第二天是周末，乔恋上午在别墅陪乔易，下午打车去了郊区的别墅。

电竞队正式成立，一共招了七个人，除了尸长，其他六个人也都是知名玩家。乔恋到达别墅后，就看到那七个人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，各自拿着手机在玩Lot新出的手游。

七个人，六男一女，六个男孩没什么特别，女孩却瘦得厉害，跟她的网名“九女王”不太搭。

乔恋走到他们面前，笑着自我介绍：“你们好，我是忘川，也是你们今后的教练。”

七个人听到这话，都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其中一个长得白胖说话先笑的人道：“忘川好，我是‘笑面虎’。”

另外两个人也自我介绍：“我是‘他大爷’。”

“我是‘他二爷’。”

这两个人是兄弟，打游戏配合不错，取名字也很有趣。

另外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男孩站起来，还没说话脸先红了：“我是‘九女王’。”

噗——九女王是男的？他是男玩女号啊！那女孩是……

像是听到了她的心声，女孩冷冷地抬头：“我是‘白骨老祖’。”

除了尸长，只剩下一个正常点的男孩，网名是“无敌是多么寂寞”。

想到他们都是Lot高手，乔恋觉得自己像是在开武林大会，笑了笑：“嗯，我们现在先来聊一聊你们的角色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忽然听苏彭浩道：“忘川，你直播做得很不错，解说游戏是有一套，可是对于训练我们，我很怀疑你的能力。”虽然输给了沈凉川，可让忘川做他的教练，他不服。

另外六个人虽然没有附和他，但也都看向她，显然都觉得苏彭浩说得有道理。

乔恋目光闪了闪，一群武林高手聚在一起，她如果不拿出点真本事恐怕无法服众，她看着苏彭浩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苏彭浩笑道：“我上大学时是校篮球队的，当时新来的教练上课第一天就跟我们打了一场球，把我们打服了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一局？”

昨天被沈凉川虐得很惨，他今天一定要找回面子。

其他人都满脸期待，显然很想看到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。

乔恋听到这话却咬住了嘴唇，放在口袋里的手微微握紧，视线落在桌子上放着的笔记本电脑上，熟悉的Lot游戏界面像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她，犹豫了几秒钟，她却轻声说道：“我不敢。”三个字落下，一片安静。

苏彭浩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回答，呆愣了一下，旋即恍然，嗤笑了一声：“算你识相。”他撇了撇嘴，一脸不屑。

以前听忘川直播游戏，她每次都能准确地说出他的意图，他对她还是比较欣赏的，现在他却觉得自己想错了，她哪里比得上人家沈凉川用实力证明一切。

乔恋当然知道玩游戏厉害的人骨子里都很桀骜，所以来之前她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她往前一步道：“我虽然不太玩游戏，可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医生也有自己的老师，最厉害的运动员也有自己的教练，我想电竞队的老板请我来做你

们的教练，至少证明我并不是一无是处不是吗？”

苏彭浩直接嗤笑：“嘴皮子厉害有什么用？”

乔恋看向他：“尸长，都说你是全能型玩家，可据我观察你有一项比较弱。”

苏彭浩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“法师。”

苏彭浩又一愣。

乔恋看向其他人：“白骨老祖，你的优点是稳扎稳打，缺点是你不太合群。至于笑面虎……”

她一个接一个将几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说了一遍，说完就见他们都面色凝重地看着她，很好，乔恋觉得自己掌控了主场：“所以，可以听我指挥开始训练了吗？”

笑面虎和白骨老祖率先走到桌子前，打开电脑看向她，随后其他人也都坐到了桌前。大家虽然没有再说话，还按照她制订的计划进行训练，但乔恋看得出来他们对她的能力还是有些怀疑的。

乔恋的视线落在自己的右手上，白皙纤细，柔若无骨，看上去毫无异样，可是举了一会儿就微微抖动起来，一种无力酸软的感觉从手臂传来，她最终失望地垂下了头。她的右手八年前不小心受伤了，康复以后虽然跟正常人无异，却不能再进行精准的操作。夏叶华找她打游戏，那是手游，跟电子竞技在操作的准确性和灵敏度上的要求完全不同，所以她没办法跟苏彭浩打，这也是当年她不能参加电竞队的原因，而她还没来得及跟子川解释，就跟他失去了联系。

很快到了晚上六点，她回家之前，给他们安排了未来几天的训练任务。

乔恋看他们没有送她的意思，站起来往外走，刚走出房门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她：“忘川。”

乔恋回头，笑面虎走过来，脸上挂着笑：“我送你下楼。”一边走，笑面虎一边微笑着说，“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，以后也是你的学生，还请多多指教。你刚刚说的那些缺点，不知道我要怎么改进？”

乔恋笑出来，笑面虎是第一个向她求教的人，她毫不吝啬地道：“我给你制订了一个计划……”

走到楼下，一辆车停在外面，乔恋的脚步顿住，犹豫了一下，才打开副驾驶那侧的车门，上车后没说话，拿起手机看起来。

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刘志兴打来的：“乔恋，后天莫西承有个私人聚会，你想办法混进去，务必拍到他女朋友。莫西承虽然不温不火，忠粉却非常多，近期我看他有大火的势头，你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件事，知道了吗？”

乔恋蹙起眉头：“知道了。”

记者做采访一般都是报社提供途径，这个刘志兴分明是在为难她，她一个小记者怎么可能进到私人聚会中去。想到这里，她扭头看了身旁的人一眼。

车里太安静，刘志兴的话他全都听见了，此刻察觉到乔恋在看他，他心里竟忍不住有些期待。他以为她会找他帮忙，没想到她竟然只是看了他一眼便扭回头去，他顿时感觉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般，心蓦地凉了。

回到别墅，乔恋下了车就往里面跑，果然看到乔易正坐在轮椅上等她。

见她进来，乔易脸上露出笑容：“姐，你回来啦！”

乔恋点头：“今天在家干了什么？”

“看书，学习呗。你累不累？”

“不累，我现在还跟打了鸡血一样全身充满了能量。”

乔易哈哈大笑。

姐弟间的温馨对话让沈凉川换鞋的动作一顿，刚刚那种苦涩感又加重了一些，他松了松领带，只觉得房间里的空气有些憋闷。

回到主卧，沈凉川递给乔恋一份莫西承私人聚会的邀请函，乔恋一下愣住了，咬了咬嘴唇，没有接，转身下了楼。

沈凉川盯着手里的邀请函发起呆来，连下楼吃饭都没有去。

乔恋跟乔易吃完晚餐，再次回到主卧，看见沈凉川正在阳台抽烟，清冷的风吹进来，显得他格外寂寞孤独。

乔恋收回视线走进卫生间，她洗漱出来，上床打算休息，沈凉川身上带着一股浓郁的烟味忽然而至，吓了乔恋一跳。沈凉川压在她身上，眼睛格外黑沉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才轻轻吐出五个字：“乔恋，对不起。”

她的眼泪一下没忍住涌了出来。避孕药的事情，她一直在等他解释，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却只等来这五个字，然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一句“对不起”带过的。眼泪无声地落下，她死死咬住嘴唇扭过头，抗拒的样子看得沈凉川心里发凉。其实早就知道她不会轻易原谅他，但他还是抱着一丝幻想，希望两个人的关系能够缓解。

看着她脸颊上晶莹的泪珠，他的心猛地一缩，拳头紧了紧又松开，站起

来，大步走到门口：“这两天要跟宋城谈一些剧本的事情，我就不回家了。”

她仍躲在被子里，没有回应他的意思。沈凉川目光暗了暗，整个别墅充斥着一种让他窒息的痛感，他脚步踉跄地下了楼，连外套都忘记拿，直接换了鞋出门了。

楼下传来车辆发动的声音，随后渐行渐远。

第二天，乔恋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出门，乔易看见后，忍不住嘟囔：“姐，你要注意休息，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的身体重要。”乔恋点了点头。

今天，她要陪乔易去做检查，让专家们制定一套康复治疗方案，沈凉川不方便跟她出入医院，她推着乔易出门时，看到宋城特意在等她：“沈哥早就交代好了，由我全程接送。”贴心的安排，让乔恋不知说什么。

从医院回来已是中午，宋城将他们送到别墅后，这才道：“乔小姐，沈哥回来了，麻烦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”

乔恋听到这话一愣，宋城这话的意思是沈凉川昨晚没有去找他？那沈凉川去了哪儿？

刚想到这里，就看到宋城接了个电话，语气激动：“什么？沈先生在哪个医院？！”

乔恋瞳孔猛地一缩。

“这么严重？我现在就过来，你们等着我。”宋城神色焦急，都没跟她打招呼就直接上了车，快速离开。

如果她没听错的话，他说的是沈凉川在哪个医院，沈凉川为什么会去医院？乔恋拧着眉头，跟保姆一起将乔易送到楼上客房。

“姐，姐夫是不是出事了？”乔易问道。

乔恋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盯着乔易语气严肃地说道：“今天专家的话你都听到了，你想要快速康复的心情我理解，可也不能运动过度，那样对你的膝盖是有损害的。如果你想一辈子都站不起来就继续加大运动量，我也不管你了。”

乔易低下头，像个做错事情的孩子：“我就是想快点好起来，不想你这么辛苦。”

乔恋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：“俗话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着急也没用，明白吗？”

乔易点头：“我知道啦，姐，你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，今天是周末，快去

睡一觉吧。”

乔恋这才回到主卧。

她身体极度疲惫，躺在床上，脑海却一直闪现出宋城焦急离开的样子，心头闪过一抹烦躁，旋即又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头，他就算是出事住院了又怎么样，跟她有关系吗？最好是一命呜呼，她就可以逃离魔爪了。恶狠狠地这么想着，她深呼吸了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

晚上八点，乔恋正沉沉地睡着，手机猛地响了起来，她一个激灵坐起来，见是宋城打来的，她急忙接听，就听到对面传来宋原希焦急的声音：“嫂子，你在哪儿？凉川哥生病了，你能过来吗？”乔恋犹豫了一下，就听宋原希又道，“我在微信上给你发个定位，你快点过来。”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过了一会儿就收到了她发来的定位消息，乔恋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起身穿好了衣服。

微信上定位的并不是医院而是一栋别墅，乔恋打车过来，宋原希打开房门，依旧满脸焦急：“嫂子，你可算来了。”

乔恋没说话，既然沈凉川没住医院就说明他病得不是很重，可这个念头刚落下，就听宋原希道：“凉川哥发烧到了四十度，现在还在挂水。”

乔恋吃惊地问道：“那为什么不去医院？”

宋原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他不喜欢医院。”宋原希拽住了乔恋的手，“嫂子，宋城哥喊我来照顾他，可我毕竟不是很方便，就把你叫过来了。”说着，她往楼上走，“医生说药物降温 and 物理降温都要做，烧才能更快退下来，我准备了酒精，您帮凉川哥擦一擦。”

乔恋走进房间，看到沈凉川的脸透着不正常的红，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睡着，浓密的眉毛紧紧蹙着，显然睡梦中也很不舒服，乔恋忍不住伸出手想要摸一摸他的头。

宋原希急忙开口：“嫂子，你小心点，凉川哥不让人碰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乔恋的手已经落在了他的额头上，滚烫的温度让乔恋感觉自己的手背都被烫了一下，她顿时急了：“怎么会烧成这样？”

宋原希的视线落在她贴着沈凉川额头的手上，目光闪了闪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乔恋没有再问，拿起旁边的酒精开始给他擦身体，他似乎不舒服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，乔恋赶紧握住了他的手：“沈凉川，没事儿的。”床上的男人

似乎感应到了她的存在，渐渐安静下来。

酒精降温很快，他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，乔恋正要去洗手，手腕忽然被一把抓住，即便是在睡梦中，他的力气也大得吓人，不安地呢喃着：

“别走……”

他梦到了什么，他的初恋吗？乔恋拽了拽手腕发现根本挣脱不开，顿时有些生气，只觉得这个男人太过霸道，随即又觉得自己可笑，跟一个病人这么较真干什么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口传来声响，宋城推门进来，看到乔恋，微微一愣，解释道：“沈哥不想让你担心，昏睡前叮嘱我不要告诉你。”所以他才打电话找宋原希来照顾他。

乔恋点了点头。

宋城的视线落在沈凉川身上，沈凉川身体一向强壮，这么多年很少生病，因此这次他明显感觉到，沈凉川跟乔恋之间出问题了。他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好像从那次沈凉川要请乔恋吃麻辣烫就变得不正常了，他咳嗽了一声：“乔小姐，你不喜欢麻辣烫？”

乔恋被问得莫名其妙：“怎么了？”

宋城道：“我就说沈哥追女孩子的方式不对，他要请你吃饭，哪里有请吃麻辣烫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急忙一转，“可是沈哥对你的心肯定是好的，那天他让我包下一家麻辣烫店，下午四点就去找你了，可是晚上八点还没过去，不过就算你不喜欢吃麻辣烫，送到家里的玫瑰花应该是喜欢的吧？”

乔恋被问蒙了：“什么玫瑰花？什么麻辣烫？”

宋城道：“就是前几天啊，沈哥心情不好不见了的前一天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”

乔恋诧异地看着宋城，将他的话前后联系起来，猛地明白了什么。她偷协议书的那天收到他的短信，他问她在干什么，要接她回家。她又想起来，她那天拎着行李箱走的时候，客厅里有踩烂的玫瑰花。她眉间闪过一抹惊讶，心情忽然变得非常复杂，他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？她只觉得被他伤得体无完肤的心此刻涌上一股暖流。

宋城见她不说话，也就没再问，只留下了一句：“沈哥其实对你很关心，我跟着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他对哪个女人如此用心过。”

这时，床上的沈凉川似乎在做噩梦，猛地说出来一句话：“小乔，你为什

么要这么对我？他的眉头紧紧蹙着，表情痛苦又绝望。

乔恋赶紧走过去握住他的手，他才慢慢安静下来。

宋城的话回响在耳边，她盯着沈凉川陷入沉思，他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却又那么狠。

乔恋趴在床边不知不觉睡着了，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沈凉川的怀里。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体温正常，她才放下心来，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她猛地坐了起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自己竟然钻到了沈凉川的被子里，她的脸颊顿时一红，见他依旧闭着眼睛像是没有睡醒，赶紧轻手轻脚地下床溜出了房间。他正在生病，她不想跟他闹得太僵，还是在他睁开眼睛之前赶紧离开为好。

她下楼的时候看见宋原希围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，脸上带着笑意：“嫂子，我熬了粥，你要不要喝一点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”乔恋摆手，然后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如果沈凉川醒了，别告诉他我来过。”

宋原希一愣：“啊？”

乔恋对她笑了笑：“拜托了。”然后换了鞋走出去。

宋原希一回头就看到沈凉川静静地站在二楼走廊上，他穿着宽松的睡衣，脸因为生病有些发白，那双黝黑的眼睛深沉地盯着乔恋离开的方向。

宋原希心里一沉：“凉川哥……”

沈凉川回过神来，扭头回到房间，穿好衣服走了出去。

乔恋来到报社，施念姚冲她招手：“恋恋主编，你有一个包裹。”

最近她没买东西啊，乔恋疑惑地问了一声：“什么包裹啊？”

施念姚笑道：“反正包装得非常精致，恋恋主编，该不会是你的追求者给你寄的吧？”

乔恋摇了摇头，走进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盒子，确实非常精致，上面还有粉色的蝴蝶结，漂亮得让人舍不得打开。她拿起剪刀利落地将盒子拆开，平静的脸庞却在看到里面的东西时瞬间僵住，眼瞳猛地一缩。

“啊——”尖锐的叫声从办公室门口响起，打破了整个报社的安静。

乔恋也被这叫声惊得缓过神来，抬头就看到苏美美站在门口，捂着嘴巴盯着桌子上的盒子，显然刚刚的尖叫声是她发出来的。

她的叫声引来了其他人：“怎么了？”

很快报社里的人都围在了乔恋的办公室门口，随即接二连三的惊呼声响起。

乔恋再次看向那个盒子，紧紧攥住了拳头，包装虽然精致，里面却是一只死猫，被残忍地分尸成一段段的，毛被鲜血染红，血腥得让人感觉恐怖。虽然乔恋一向天不怕地不怕，这乍然而来的视觉冲击还是让她作呕。

刘志兴也吓了一跳：“这怎么回事儿？”

张春华幸灾乐祸地道：“还能怎么回事，一看就是她招惹了什么人。我说乔恋，你怎么这么能招惹麻烦，不要让私生活影响到工作好吗？”

乔恋抬起头来看向刘志兴：“总编，这包裹上写的收件人是小乔，并非我本名，我怀疑这是我报道过的某个人在恶意威胁我。”

这个人是谁几乎不用多想——王文豪，这个因为她的报道身败名裂，之后又被沈凉川当众殴打，在娱乐圈混不下去的人，不知道以后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

她对刘志兴道：“总编，我申请特殊保护，我要报警。”

张春华冷笑：“真是大惊小怪，这么点事，你要报警？警察来了又怎么样，还能全天二十四小时保护你？我说乔恋，你不会是有被害妄想症吧！”

死猫已经送到报社来了，竟然还说她有被害妄想症。

乔恋看向刘志兴：“总编的意思呢？”

刘志兴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件事情毕竟对报社名声有影响，而且对方只是警告你，我们就算报警，警察也做不了什么，还是再看看，如果他再有举动，再报警吧。”

“如果他下一步的举动是杀人，再报警有什么用？”施念姚气坏了，拿起手机，“这是恐吓，必须报警。”

“闭嘴！你是领导我是领导？你敢报警就立马给我滚，一个实习期的小员工，还敢跟我叫板了。”刘志兴怒骂了一句。

乔恋看见这情形，给了施念姚一个安抚的眼神，道：“行，那就先别报警了。”

等一群人散去，乔恋将死猫处理掉，施念姚还在愤愤不平：“真是太过分了，就没见过这样的领导，不过恋恋主编，你怎么能不报警呢？”

乔恋叹了口气：“警察来了也只是做个记录，不可能真的派人来二十四小

时保护，所以就算报警了也没什么用。”

施念姚担心地问道：“那你要怎么办？”

“还能怎么办，凉拌呗！”乔恋笑道，“别担心，我这几天注意点就行了。”嘴上说得轻松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有多害怕，在办公室待了一天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她干脆没有外出采新闻。

下班的时候，她决定坐公交车回家，公交车上人最多，应该是最安全的。

下班虽然是高峰期，可是往别墅方向走的人并不多，她上车的时候车上还有座位。乔恋看着外面的风景，过了一会儿，察觉到有人站在了她的身边，她扭头看了一眼，也没有在意，过了一会儿却感觉到头上一热，旁边站着的那个男人将手放在了她的头上，乔恋眉头一蹙，就听男人说道：“你的头发真好看。”说完这句话就将手收了回去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，乔恋却立马警惕起来全身戒备。

车上的人越来越少，旁边的男人忽然抡起胳膊给了乔恋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来得又快又急，乔恋根本来不及闪躲，她猛地站了起来，就见男人冲着她大吼：“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？天天就知道玩手机。”

乔恋气道：“你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，你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头发就被男人一把拽住，公交车到站，他拽着她的头发往车下走，乔恋惊呼，“我不认识他，救命！”

男人却凶巴巴地道：“看什么看，没见过情侣吵架吗？！”

有人想要上前，却又有人阻止：“我刚看到这男的摸这女的头了，应该是情侣。”

乔恋惊恐地大声喊着救命，可是公交车里的人都看笑话一样看着她，没有一个人上前来救她，她就这么被男人强行拽下车，往旁边的草丛里拽去，公交车则很快就离开了。

男人咧着嘴嘿嘿笑着，手里挥舞着一把匕首：“长得倒是挺漂亮的，如果把你的脸划花了，你说会怎么样？”这话音落下，他就拿着刀往她脸上刺过来。

乔恋小时候练过跆拳道，娇滴滴的大小姐怕疼，身上青肿了好几块后，她撒娇耍赖，爸爸心疼，就再也不让她去学了。

跟子川抱怨这件事的时候，子川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去学。”下一句很明显是“我保护你”，所以她真的没有再学。她以为小时候有爸爸保护她，长